

學 滙

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無政府黨的道德

克魯泡特金著

這篇東西，已在克魯泡特金的思想一書中載過，但是那書原來印的很少，看見過的人，也一定不多。為使大部分人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底道德，有確實的瞭解，我們認為有這錄的價值和必要。

人類思想，進步得很慢，正如一個人睡了許久，才清醒一會兒。既醒之後，立刻就要將皇帝律師教士所用來束縛他的繩子去了，復回原有的自由，才得安樂。我們讀人類思想進化史，都知道。

繩子去了之外，還要攻擊從前教他和禁錮他的宗教，政治，法律，和社會的偏見，自己找一條新生活的道路，從新去走。——發明新東西，創立新科學，來增進我們的知識。

但是思想的大敵——政府——立法者——牧師都是根深蒂固的。他們既失敗之後，不久又恢復殘力，修改不中用道理，和一部的法典，來順應新的需求；人民底思想和品格的奴隸性質，他們早已經養成了。當時的社會秩序，糊亂的很；又有許多不肯做工的貧賤的希望高奢的人，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靜悄悄地偷進，復回他們底原位。先由教育下手，把那小孩都要受了他們的偽教訓。

小孩的精神，是很弱的。所以一經恐嚇，就不得不遵依了。這是他們施教育的手段。

他們先要小孩害怕，然後告訴他地獄裡頭的刑罰，有罪的如何受苦；以為這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遲了不多時，又談到革命的恐慌，摹寫革命黨底窮奢變慾，要把那個小孩變成一個「遵從秩序的朋友」。後來又說些甚麼「神聖法律」的鬼話，把那小孩習慣了法律的觀念；那些律師，於教師所說之外，更要說甚麼民法服從呢？

強權和奴隸，是相並行的。服從根性，習成了之後，所以下代的思想，依然不改那宗教所傳下的奴隸和強權的性質了。

那時既然是這樣黑暗，那裡還有人討論道德的問題呢？宗教的左道，法律的習慣，就是道德了！那些平民，不是沒有智識，便是安於習慣，所以總沒有反對和脫離社會的道德信條。他們的行動，不過同他們的職業相和合，安分守己，這就是他們底大本領了。因此之故，那時社會道德

的水平線，越弄越低；歐洲中古末年民族的道德，所以和羅馬衰亡的時候，差不多。人類良善的偉大的慈愛，或獨立的性質，因此就慢慢地變壞了。說談成了品行，平庸就是責任。甚麼智識熱心毅力，一切不算，最要的事，惟有希望得個機會，求些錢財罷了。級社會的口頭禪，不過如是。那可憐的下級社會，雖是有平民氣味，上却不能脫離這個範圍。因此做皇帝官吏牧師的，和較安樂的社會，就以非理非義，當作天經地義了。

後來有些少年，慢慢的醒過來，天天想着自由，他們因此去了一切的偏見，評論社會的信條。始初的時候，表同情的，不過幾個思想復醒的人。後來慢慢地就多起來了。到了衝動一發，革命隨之而進了。

☆ 一 ☆

人民對於道德問題，起了懷疑，他們就不怕宗教恐嚇。自己問題了「我們爲甚麼要服從這些偽道德的信條？時做道德的，爲什麼一定要強迫呢？」

平民雖然解答道德情操的問題，但是他們用那時代的科學，來解答他，把人類有做萬物之靈，不想同那自然界的動植物的道德相比較，所以找不到完滿的解答呢。

話雖如此，但是道德信條的基礎——或是那時候的左道——已經崩壞了。所以社會上道德的機械，越掘越多，被平民排斥得越猛烈，而道德的情操，越加進步高尚精美了。

十八世紀已經有可這樣的事情。一七二三年有匿名著作家賡德淮老，做了一篇「塞特的事實」，痛罵英倫的社會，他又添上些註解，大題攻擊社會上戴道德假面具的左道說：「什麼道德信條，不過虛構的假面具，有許多平民，想做些好事，因爲這些左道的權力太大，

所以卒至變了壞人。」他又如福烈一樣，說：「人類的情欲，須要自由，不然，他們就變了做惡。」這位作者，在那個時代，因爲沒有動物的知識，不懂得動物的道德；所以把這禍父母和作官吏的行爲，來解釋道德觀念的始原。

到了蘇格蘭的哲學家，和法國百科全書編纂者評論道德觀念，還要利害。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一七九〇年的無政府黨底思想發生，道德威覺馬上的發展，才有可尋。當時一班的法律家。愛國家。和那顆各黨黨。大吹特吹，說萬能上帝的道德裁判，是要強迫的。黑雷爾著的無神論派如居友之類，却不承認強迫制度和道德的裁判。

「我爲什麼要道德呢？」這就是十二世紀的唯理派，十六世紀的哲學家，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和革命黨所要解答的問題了。後來又有英國的樂利派如邊沁和穆勒；德國的唯物派如布希納。一八六〇——一七〇年俄國虛無黨，和那無政府黨的「行爲學」（舊譯倫理學）的少年創造家居友——！可惜他不久死了——！都要解答這個問題。現在的少年無政府黨，又不能不解答他了。

☆ 一 ☆

對了我究竟爲什麼要道德呢？

三十年前俄國的少年，對着這個問題，很有一點不平之氣。有一位少年虛無黨，對他的朋友說道：「我要不道德。」他因爲有了這種思想，所以果然發爲事實，他又說道：「我爲什麼要道德呢？因爲基督教的聖經要我行道德？」他們的聖經，不過巴比倫和希伯來的神話，正如荷馬詩裏的故事，巴斯刻的歌曲，蒙古的野談一樣，我爲什麼要回到東方半開化的人裏，來信他呢？」

重陽有感

龍泉

風雨蕭蕭，

白雁而飛，
不覺又是重陽節！
精氣凜然！
金風激烈！
滿眼淒涼！
充佈哀鴻殘葉！
離愁回天之手，
酒其生之血！
頭顱賭博，
連年奔波！
今日登高，
豺狼愈多！
民生日見苦，
番志仍蹉跎！
遙思先死之友人，
真令我淚滿江河！
風吹葉落，
原因葉柔無戰魄。
剷除羣魔，
高舉水平，
登時文章空說！
驅同仇，
今日之登高，
勿忘百萬生靈，
尚在苦海之沈沈！

學 園

快捉利劍，
直向人腳下不平。

伊的聲

英國王爾德作

趙景深

野蜂從這枝飛到那枝跳舞，
穿着皮衣振着沙翼，
在他飄浮的時候，
忽而飛到杯形的百合花上，忽而
在鐘形的風信子上搖曳！
座近着愛罷：這就是我思付的地方。
我發那樣的誓：
我發誓說這兩個生命要融成一個，
好似海關愛海一般的長，
好似向日葵戀日一般的長——
這是可以的，我說，永久
在你和我中間！
親愛的朋友，那些時候已經過去而做完了，
愛的網正紡著咧，
看上方的白揚
在夏氣裡舞動又舞動，
山谷裡沒有和風
散播鮮花；但那裏
大風很美的吹着，
從全能的深遠的神異的海裡，

三

和海浪撞打的草地裏『回來』。

他看見了什麼，那是我們所沒有看見的呢？

是星麼？或者是燈籠籠

在外邊旅行的速貨船，——

呵，聽夠的

我們生活在夢之陸！

這好像是怎麼樣的憂愁啊。

甜密，沒有剩下一些要說的話，

但這，愛不會失却，

烈風刺殺五月之胸，

他的紅玫瑰吹出寒氣來，

船被颶風搖蕩着

要在一個灣裡找一個停泊的地方，

我們可以這樣。

沒有剩下一些要做的事

只缺少再接吻一次，就分手了，

啊，我們沒有可以哀悼的，

我有我的美——你，你的藝術，

呵，不要開始，

一個世界不夠為兩個的

如同我和你。

我的聲

英國王爾德作

在還不停的，快的，新的世界裏；
我們的心非常快樂——你和我。

趙景深

現在我們船上的白帆已經捲起，
並且消耗我們商船運貨時間了。

所以在他們的時候以前我的頰是病色的；

因為哭趕跑了我的歡喜，

憂愁白了我少年的朱唇，

破壞拉開了我牀上的帳幔。

但給你這些統統的繁複生活，

不過是瑟，笛，或是胡琴的

……兩的語句，或是海的音樂；

那海就是一個睡在殼裡的歌者的回聲。

虛妄的修士

在頹敗隱寺的牆上，

展開神聖的首像，

那最效驗的感動，熱沖的敬意沁入了臟腑，

他肅緊的嚴寒已拆衷減輕的了。

☆☆☆☆

在此時那裏懸着十字架的人們猖獗而繁殖，

今天的小聚會，只有一個零陸的修士，

村率着為工場表示出誠懇的奠儀，

單純揮臂贊於死者。

☆☆☆☆

虛妄的修士，我的靈魂是一座墓碑，

從此迴迴於幽冥而居住；

一些兒不甘悔惜懷密院的垣牆。

啊，虛妄的修士啊！我能夠知道那夥伴

波荷來耳著
胡傾白譯

妖艷的生活，於我貧乏抑鬱的，
筋力的手上，或我愛情的眼裡麼？

寇讐

只是黑暗密蒙痛苦的初春的年少，
被猛烈的日光穿過此岸和彼岸，
游蕩這雷罪罪雷雨掠劫得如此的蹂躪，
打殘了我圓裡一些鮮紅的蘋果。

☆ 那裡我感觸商聲異想，
☆ 為整理新切的地

常用尖鋤和把鏟，
☆ 這裡孔達掘出的水如同墳墓一樣大。

☆ 他知道這樣培養的新花，
☆ 就是栽植在我夢裏尋着潔地好像海濱一樣，
☆ 玄妙的養料能使他強健麼？

☆ 沈痛呵，沈痛呵！箭也似的光陰駭吞了生命，
☆ 風暗密蒙的仇敵蠶食了情愛的心，
☆ 在我們失却了繁殖和鞏固以後！

血的泉源

有時他好似我沉流的血樣飄蕩，
治合泉源的唏噓的聲響。
我聽他偕同流着長遠的呻吟，

學 匯

但我徒然的探察為尋獲損傷。

☆ 經過城市，如同在一個田園裏，

他遠離了傾側變化的石路，
每個創造都是解渴的物件，
並且各處自然的染成紅色。

☆ 我深願誘惑的酒，
☆ 使其沉睡在我懸開的大恐怖的日子；
☆ 酒流露在眼裏最明亮，在耳裏很纖細！

☆ 我在不忘記的愛情底夢裏尋找，
☆ 但愛情似為我臥悔的針上

☆ 這三首詩是從法國象徵主義詩人波特來耳的惡之花詩集裏譯
出的。我因沒時間，不能將他的思想和藝術切實介紹，但執
先譯三首，使讀者知道他的風格。奔願讀者有看他的興味，
而能再多譯點，我所譯的不過是拋磚引玉罷了！

譯者識

俄國之革命與文學（續）

海臣評

以上為十九世紀以後，俄國社會及政治之梗概也。

然時代精神反映之文學，果若何乎？

如開始所述，俄羅斯文學，與現代實際之人生，有極密接之關係
者，表示一種驚異的現象。如遺傳於現代實際之人生，而亦遺傳於其

五

學上之人物。就其年代而研究之，可得成其系統。

觀十九世紀之俄羅斯文學，殊覺有趣。當此時代，為農奴制度，而貴族無物質之不安，不勞動而得豐裕之教養。然少數之貴族，就外國文學之研究，與智識教養之完成，及現代俄羅斯文學之創造，頗屬盡力。智識的運動，發達於與法蘭西革命，外國哲學感化之下。

當時「啓蒙的也利伊托」之地位，全為悲劇的。其精神甚形朗翔，而其思想，在此時代，為不可思議之急進的。然而彼等生理的，以居住於無智的人民與專制的政之罅中者，不得已也。此理想與現實實際之矛盾，於「智識階級」之心，非投入困苦之憂鬱不可。但此憂鬱，依希望的光明之薄版，而增加其程度。羣衆沈於熟睡，遠去思想之周圍，故思想家自身，欲夢思想之實際的應用，亦不可得。且政府抑住此種企圖甚為嚴酷。孤獨，懷疑，絕望之情緒，侵入於有教養的思想家之心。此等悲劇，終於不滿足。社會遂「吞盡」一切困苦的衝動，急進派漸因衰老至成為偽善的頑迷家之保守派。雖「智識階級」憤其「開化」，反對其經過，然後閉居於懷疑與絕望之陰雲之內，於道德的精神的孤獨之中，求其隱身之地。

此種理想之實現不可能者，因富也利伊托為不完備之發達。燕雜的教養，與意志力之不足，為俄羅斯「智識階級」之特質無意志力之「智識階級」的方式，充備於十九世紀前半之文學。小說占文學名譽的地位，此時代最有名的小說之主人翁，不過與此同方式之種種變形耳。

因果

(續)

枚次

他還有第二疑問，就是磨鍊金錢，沒有貧富貴賤，人都在同時同地享同等幸福，若說是前生同沒作過甚麼業，到來生不同要受罪麼？

呵！一聲漏陀，個世界人把前業全消除了麼？這就是淨土了麼？再不生轉了麼？

自從世上不用錢，因果先生沒別的想法了，他對生物不注意了！轉而注意無生物，最可笑，又用起舊因果律來，有人評他是由聰明轉入糊塗，復了原人狀態，他自己決不以爲然，仍亂參他的禪。

閑語錄見禪師拈一粒米向參客道：「萬粒米都從這一粒出」參客曰：「這一粒却從何處出」，禪師大笑，他吃飯時忽然拈起一粒米來，那話頭，口裏道：「米從那裏來！米從那裏來！」一口咬去，豁然大悟，塗道：「這一粒米是我呀！我前生是米，被人咬了，所以我今生又咬他，來生我又要作米了！不好，不要咬米罷！」於是挾起來，也這樣想，拿起醋來，也這樣想，想來想去，忽然放下箸來說：「呵呀！我來生要變著被人用囉！」

走出去，到院心，正自躊躇不決，猛然用足踏地一下，他驚道：「不好！我來生要變地被人踏囉！」

抬頭望見了天，他又驚又喜地道：「我來生要變天，被人仰首瞻囉！我多年總是瞧着脚下，彷彿地土有甚麼財寶，可以隨時攫取的樣子。我種下這種惡因，結果要變成污濁的地面。好囉！從此我不向地面上注目了」，

他當下大擴兩手，向空中掙起來，喊道：「好空虛啊！好日光耀！好宇宙呀！你化成我？不是！我化成了你，我是宇宙呀！不是！我比宇宙還擴大些還悠久些，那麼沒有宇宙了！沒有日月星辰了！沒有大地山河了！沒有禽獸草木了！沒有人了！沒有我了！沒有了！沒有了！這就是因囉，這就是果囉！錯了！錯了！一切沒有了！」

他說着腳跟要離地了。傍觀人高聲喊道：

「瘋子！瘋子！」

(完)

藏

韻象

是春天了麼？不過杏花紅了！杏花在一家牆外的一個院子裏長着。大約是四五棵吧？早來烟霧多，看不清呢。作者說：「很可疑的，如同這些杏花，如何能開得這樣，晚霞照着的雪地一般的鮮艷；在那等重的垂仄的氣數中間？只是誰能答他的問。蒼茫的天，意思裏要舖個路了人間哀怨的滋味；暫時藏進這里，等待一個結束呵！」

桃花開，杏花謝；結子的梨花是姊姊

深開的女兒，約莫十七八九歲的，聽到了她的小的妹這樣的歌聲，不能不伸着腰向窗外看。有時微微的呵氣：「呵！惱人的天氣呀，呵的慌！」杜鵑啼了！告訴他說：「天讓你領略了人間的哀怨；藏在這里，等待一個結束呵！」他也就明白了，暫時藏在這里

十五六的女兒，對他姊姊說：「你看母親對父親說的是甚麼話！難道我們女孩家，有個不痛快，就是想婆婆？」姊姊用體明的明白了的態度，對妹妹：「你也有些心吧！若不是為你，我早……」體覺着以下的話不好說，只得底下頭去，慢慢的落淚。

姊姊對妹妹說：「擺下這窗簾來。過清明了，該早些預備我們的單衣服。長長的天不要白白的玩過去。」妹妹說：「母親不讓我們往幾院去呢。杏花早落淨了，杏子結得豆子般大小。」姊姊說：「我也不想去，紅桃綠柳的，看野了人的心！」燕子呱呱的啼叫着，一對對的來回的飛，也讓他不得不稍微的磨些耐心，看望一次。

但是梨花早謝了，杏花也謝了；桃花又謝了。陰涼地方，養的春海棠，經過了幾回風雨也瘦得怪可憐的，大半落下來。靜靜的院子，日影慢慢的走，只有屋子裏女兒說話的細聲音。這般一個春，算是一絲一縷的挨磨過了！作者說：「無怪這杏花開得紅紅！人尚如此，草

木何知？」

只是：如果今年藏在深開的。明年也就不免要藏在黃土了；妹妹哭着對父母說：「姊姊一生沒有過春花兒，我願意埋她後院空地的杏花底下。不要讓體活着作個恨人，死了又作個恨鬼呵！她的父母聽了，也是便慨然允許了！」

後來人在那裏過，隔著牆望去，落下的杏花，舖滿這座新墳。就知道果然經一回春雨，落花要化成了紅泥，保護那死去人的屋子，不要贊美他的心情吧！哀怨的人生結束了！

我對於太原第一中學校學潮的感言

伯嶽

前幾天太原第一中學、聽說為要求教育革新，遂演出學生驅逐校長，官廳拘留學生的大風潮。我因距省城路太遠，不知道他們結果如何，只這一次風潮，已能振盪全省。做山西教育革新的開端。實是一件可喜的事。

我嘗想近火山居住的人，常遭噴火的害；靠近黃河下流居住的人，常遭河水氾濫的害。我們晉省雖說東有太行，西和南有黃河，却沒有這兩樣害，不可謂非一省之幸；不過再仔細一想，就知道不然了，大大的不然了！如今張眼一看世界要解決的大問題都是什麼？教育的潮流，向那一方面進行？我中國今後應取如何的步驟？這樣重要的問題，偏偏為黃河和太行山所阻，多不得進山西來，至今山西還彷彿在閉關時代。我山西西人受了他這樣大的影響，能說他不是害嗎？恐怕比我在前邊所說的害，更要大些！第一中學校住在正太鐵路的西端，還能多少把火車從娘子關運來的新空氣，吸了一半口，所以能有教育革新的要求，別處怎麼樣呢？

教育的精神，原應是『動的』，非『靜』的，因為人類天性本來是『活動』的，並且凡事是『動的』，方能進步。我雖沒有專門研究過教育學，但我也是一個學生，在學校中生活了十餘年，如今又在學校當教員，對於教育知識，尚零星取得不少。現代教育學者，極力反對『注入教育』和『與本主義』，無非要把『靜止』的教育狀態變為『活動』的；我也相信若只圖學校開了門，一步一步的按照部章去走，學生上課室有教員，教員上課室有學生，便算完了事，那麼，未免把教育看得太容易了。山西這幾年教育，可以說大概是『靜止』的，許多尚強數年以前的振興——高小國民更甚——若有些天才活潑的學生，如何能滿他的欲望，自然要聽得厭煩了！第一中學校學生要求革新教育，正是得下『知識飢餓病』，求進步的一種表示，盼望辦教育的人，不要嫌他們不守校規，不服從命令，就說他們是囂張。

如今第一中學校學生做了第一聲革新運動，不知道他們能達到目的不能？不過世間一舉即收美滿效果的事極少，最後要看奮鬥力如何？只要相信自己的要求是正當，儘可堅持主張往前做去，一定能喚起各方同情，得最後勝利，不但第一中校學生應如此，山西全省學生都要覺醒過來，本自辦精神，促山西教育根本改善。辦教育的——校長——也宜痛痛切切思量一番，先問自己為什麼要來辦教育？社會辦教育是為甚麼？自己辦教育為社會造成怎麼樣的人才？辦教育的宗旨和方法，是否和現代教育精神相合？第一中學校校長若能這樣設想，必不至遭學生反對，被逐出校。

我何常願這學生逐校長，我願學生和校長及各教職員和氣聚在一室，取公開和研究的態度，來整理校務；因為教育不是校長的專制，也不是教育廳和教育部的專制，學校是社會。為學生預備下來知識的地方，學生來接受教育，也不是為自私自利，所以學生和教職員實有

同心協作的必要，沒有可衝突的原因。偏是在我國常常聽見這樣不幸的事，不是學校開除學生，就是學生驅逐校長，原因何在？日思而不得其解，山西教育最大的缺點，多因未瞭解教育之真意義，每每用壓抑專斷手段，使學生居於被動地位，所以學生和教職員精神總不能化為一。學生又因在學校欠缺與會或知識錯誤，舉動亦時有不當，據我所知：每遇有可藉口的事，他們就常要求放假，至於為求得進步知識，去作合理的運動，却不可多見，如今第一聲霹靂，已在太原城中出現了，我不禁為教育前途無限希望！祝學生進步！

此外還有一事，應急解決而未解決的：今年各縣高小畢業生增多，因中學校不能容納，失學的實在不少——每縣不下百餘人——青年學生，因此把光陰白白的犧牲了，你看可惜不可惜？他們雖不知去運動求學，我們有什麼面孔忍心望視不思補救呢？近來多有人提議辦私立中學，自然是很好的事；不過最要注意，不可當作投機事業，把神聖的教育做了『販賣品』！再我最近考察各縣教育，覺得缺乏精神。因感到官更主辦教育最不可恃。他們多是得獎章主義，敷衍了事。『教育獨立』實為我國今後不可稍緩之事呵！

小通信啟事

本刊為介紹通信起見特闢小通信一欄合

於下列各條者酌量照登概不收費

- 一，每一通信不得過三十
- 二，關於詢問各勞動各學術團體及各出版界各新聞界之通信
- 三，關於詢問前項各個人之通信



介紹的信通小